

@ 一语惊人 @

“他们让我按编好的文字稿背下来,陷害李庄”

——李庄致最高检控告书中说,龚刚模有证据证明重庆警方有意陷害他。

出处:《齐鲁晚报》

“不要管我,我不想活了,让我死吧”

——南昌男子带数万彩礼到青岛求婚遭拒,当场自焚。

出处:大江网

“为学生说话,说学生的话”

——南开大学校委会首现学生代表,并表示参与管理是民主体验。

出处:《中国青年报》

“开酒的最高境界,要像少女之吻”

——杭州一大学开品酒课,课上该校老师在演示时如是说。

出处:《钱江晚报》

“现在高科技作弊手段厉害,扎起马尾可以防止考生佩戴微型耳机”

——四川国考要求长发考生扎马尾。

出处:《华西都市报》

“最近好多人没生病,都在大量买药”

——陕西渭南传合作医疗余额作废,村民扎堆买药。

出处:《华商报》

“完全没了意识,脑袋像空白的一样”

——北京一馒头商贩凌晨持刀扎死同行,鉴定称其“抑郁”。

出处:《新京报》

“等她病好了,咱们就去结婚”

——恩施一女子罹患重症需换肺,男友不离不弃守候4年。

出处:《武汉晚报》

“我们招聘大学生是为了加强猪场的科学管理”

——湖南一企业在武汉招聘猪场饲养员,要求本科或硕士学历。

出处:《武汉晚报》

座谈会不能“摆会”

近日,有一个最高层工作座谈会,主持人打破常规,不落俗套,与会者坐立不安,有人说“再也不能照本宣科了”。这其实是说,今后开会不能“摆会”了。

这就是李克强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上,湖南省的同志介绍了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情况,发言不到两分钟,李克强便插话打断。后面,李副总理对其他发言者打破砂锅式的追问,又深又准、环环相扣,令有些人猝不及防。从他插话中得知,与会者的汇报稿他前已经看过,不需要在会上重复。

会议有两种,一种是程式化的,一种是开放式的。“插话”、“追问”,不提倡念稿子,这是许多程式化的会议少见的元素,但作为本应该是开放式的座谈会,又是必须的元素。我们往往把两种会议混为一谈,座谈讨论式的会议,也要预设思维路径和会议结论,“即兴发言”也要秘书准备讲稿,有些会议材料事先准备是必要的,但不等于与会者会上再不动脑筋,并不等于不能突破准备的边界。

在老百姓眼中,当下会议的开放性与生动性,层级越高似乎就越缺乏。这固然与官场层级观念有关,但与有些领导追求会议表面效果,不求实效更有关。久而久之,有些基层领导也不自觉地上行下效,动不动文牍主义,会前“精心准备”,会上“行云流水”,会后“万事大吉”。

即使是有些程式性很强的会议,也不是不需要人们开动脑筋,不欢迎人们畅所欲言,而是需要安排会前酝酿与会后讨论。那样的会议更多是一种宣示意义。如果会议不分层级、不分内容、不分对象,一律按“好听”或“好看”要求来“摆会”,那就不是“做事”而是“演戏”。真正的座谈会交流会,不仅要有领导“插话”和“追问”,更应该有回答、有分歧和争论,最后有结论促进工作。

李克强同志“在会前就把材料看过”,很多领导干部在此应该受到触动。会议上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是“领导是关键”,这话用在改变“会风”上,仍然可行。因为改变会风或者文风的文件规定多如牛毛,可是效果甚微。但愿李克强同志主持会议的良好会风能够乘十八大东风,吹遍官场和会场。(易国祥)

保障了谁

新闻:随着国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公积金征缴“肥瘦不均”的问题开始凸显。记者对青岛多个行业调查发现,有的单位为员工一个月缴存五六千元,有的单位则只有一两百元,不同行业之间公积金缴存额度相差数十倍。“缴得少用不起、缴得多有富余”现象越来越严重。(11月25日《半岛都市报》)

在买房难的现实困境下,作为一项住房保障制度,人们对住房公积金寄予了厚望。然而,这项制度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

越是高收入群体,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越高。面对居高不下房价,最需要保障与扶助的低收入者,反而很难得到实惠。越是富裕的福利越高,保障制度到底保障了谁?

充分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制度好处的往往是垄断行业,尤其是高管人员,有高额住房公积金补贴,还贷基本无压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很多一般员工购房,公积金基本起不到有效的保障作用。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目前亟须改革的收入分配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得不到有效调整,势必导致“滚雪球”效应,加剧社会不公。(李杏)



吃饭与房子的贵贱价值观

中国人不会买30元钱的蔬菜,认为太贵,却会觉得30万元的房子首付很便宜。住在300万元的房子里,每天却只花10元钱吃饭;如果在饭店里点高级的酒、昂贵的菜,则多半是公费。

这样的吃饭与房子贵贱价值观是不是中国人今天才有的呢?不是,这是中国人数千年传统。这一传统的发源可以上溯到久远的时代,与大规模的灌溉农业和小农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大规模灌溉诚然是农业技术的发达,但终究还是要靠天吃饭,时时要预备着荒年的发生,因而必须从嘴上省下今后数年的粮食安全。大规模灌溉是大农业,但中国并没有采用大规模的奴隶耕作制度,而是发达出了普遍的鸡犬相闻的小农经济,从而有深刻、牢固的小农意识,虽为小家而希冀着长远的繁衍和稳定,不是追求一时的口腹满足,而是追求着仓廪富足。中国的大灌溉不是依赖于自然的潮汐,而是以对泥土的征服为特长,在深加工上由陶器而发出瓷器,在挖掘方面形成了地球上最为密布的人工运河和沟渠体系,挖掘出来的泥土则堆垒出了无数庞大的城市,建筑是以土(砖)木结构为基本。所以,中国人财富的物质形式第一在土地,第二在房子,第三是仓廪,断断不承认吃属于财富。

但中国人恰恰又是最讲究吃的民族,这叫物极而反。追求吃,是消耗财富,属于无德,所以中国历史上被骂得最多的桀、纣,罪名之一就是他们好吃,所谓“酒池肉林”,而秦始皇无论如何被骂,由于有长城,终究还是有“誉”的一面,所谓“毁誉参半”。造了房子而吃是无德,没有造房子而吃更是无德,但能不顾无德而吃,实在是被羡慕的一件事情。所以,批评归批评,吃归吃。如果能够得到吃,又不需要自己花钱,不影响自己积累仓廪之实,那就属于本事了,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所以,吃饭虽贱而以为贵,是因为吃自己的钱,如果是公款就是越贵越牛气;房子虽贵而以为贱,是因为买了房子属于自己的,中国考古可以见到的最多的文字,叫“子子孙孙永宝用”。

(顾则徐)

速成鸡质量 究竟如何

《东方早报》载:山西粟海集团养殖的鸡,从孵出到上餐桌,只需要45天,是用饲料和药物喂养的,而粟海集团是两大洋快餐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大供货商。

“速成鸡”再次挑动消费者的神经。从传闻到确认,“速成鸡”真的走进了公众视野。到底该如何看待“速成鸡”和公众对“速成鸡”的焦虑?必须考虑两个话题,前一个问题关系到“速成鸡”的质量,后一个问题关系到消费者的知情权。不合格的商品自然不能卖,即使合格也应该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

所以,在澄清“速成鸡”传闻时,应该实现两重信息对称:“速成鸡”的质量如何,消费者知不知道自己买的是“速成鸡”。如果没有这两重信息对称,公众的焦虑将无法消减。

首先,“速成鸡”质量如何?速成可能意味着质量的缩水 and 折扣,而以饲料和药物喂大的“速成鸡”到底有无质量问题,是质量不达标还是没那么好?如果速成只是一种科技的进步,没有任何危害,那么就应该普及这个知识。如果不是,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告诉公众。

其次,使用“速成鸡”的秘密是否公开?即使“速成鸡”是安全的,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消费权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尊重。因此,就算“速成鸡”是个新品种,商家也应该告诉消费者,让消费者作出自由的选择。这才是市场经济中对消费者尊重的一种表现。就像之前的速成豆浆传闻一样,只要告诉消费者豆浆是冲泡的,不是现磨的,而速成豆浆没有问题,选不选是消费者的自愿。(乾羽)

从孩子嘴里“抠食”,于心何忍?

“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营养午餐。”连日来,在湖南省凤凰县支教的大三女生小梁连发微博,揭露当地营养午餐的现状,“国家拨款3元的营养午餐,到孩子手上,就是一盒牛奶、一片小面包。”记者调查得知,这两样东西价值仅2元。凤凰县教育局回应称,选择面包、牛奶作为营养午餐符合政府采购的规定。(11月25日《羊城晚报》)

出现这种丑闻,让人没法不愤怒。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成天嚷嚷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可是,孩子饿着肚子上学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让这些孩子不挨饿的成本并不高——每人每天3元钱而已,按一个学年200天算,一个孩子一年600元而已,这远远比不上某些官员一顿宴席的开销。更为可耻的是,一些地方竟然还要“雁过拔毛”,把营养午餐当成“唐僧肉”,从孩子们嘴里抠食。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而是当地主管部门工作态度出现了偏差。

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中午需要吃上热饭、喝上热汤,可是凤凰县的营养午餐,只是提供牛奶、面包了事,这明显是一种懒政和不作为,无非是不愿意提供配套资金给孩子们建食堂。从报道来看,凤

凰县教育局确实进行了午餐招标,但对于供应商提供的食物是否缺斤少两,是否能够每天及时送到,他们不管不问,并没有发挥监督和管理的职能。从这一点看,已经涉嫌渎职。

也有人追问,这种放任不管,其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绝对不是一句“符合政府招标规定”就可以搪塞的。从记者调查来看,学生实际吃到的营养午餐,价值仅为2元,剩下的1元成了糊涂账。要知道,凤凰县有3万多名学生享受营养午餐,按一年补贴200天计算,假如每生每天被克扣1元,供应商一年的不当得利就达600万元。究竟谁从孩子们嘴里抠食,背后有着怎样的猫儿腻,当地有关部门该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需要给孩子们一个说法,给社会一个交代。

报道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孩子们饿了两三天,这让支教者小梁无比内疚,她在微博中对学生们说:“老师对不起你们,老师没有把午餐的事办好。”究竟谁应该感到内疚,谁对不起孩子,谁没有把营养午餐弄好呢?一名外来支教者可怜当地的孩子,而当地的“父母官”却无动于衷,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晏扬)